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

插图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吴趼人著

黑龙江出版集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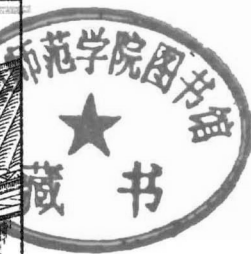
黑龙江美术出版社

上



兴文学名著丛书

二十年目睹之
怪现状
上



吴趼人 著

黑龙江出版集团
黑龙江美术出版社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

出品人：

李久军

编辑委员会（按姓氏笔画）：

于晓北 于茂昌 李正刚 衣国强 陈 澈
步庆权 金海滨 林洪海 赵云长 梁 昌

责任编辑：

陈颖杰 郭建廷

藏
书
票



装帧设计：

滕文静

编 务：

于 澜

电脑制作：

杨 鑫 郭志芹 李 莹

是序

乾隆盛世注定要在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历程上留下深深的印迹——不仅代表中国古典长篇小说写实主义高峰的《红楼梦》在这个时期问世，而且还孕育、产生了伟大的讽刺小说《儒林外史》。伟大作家吴敬梓创作的长篇小说《儒林外史》不仅同《红楼梦》一样代表了我国古代长篇小说创作的最高成就，而且奠定了我国古典讽刺小说的基础，为后来的晚清谴责小说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用夸张的手法和讽刺的态度创作的文学作品被称为“讽刺文学”。吴敬梓的《儒林外史》、鲁迅的《阿Q正传》、莫里哀的《伪君子》、马克·吐温的《竞选州长》等都是杰出的讽刺文学作品。讽刺文学在我国文学发展史上素有传统。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就曾指出：“寓讥弹于稗史者，晋唐已有，而明为盛，尤在人情小说。”但这类作品往往流弊甚多，鲜有上乘之作，空出世，才使这种局面骤然改观。

鲁迅先生这样评价《儒林外史》：“迨吴敬梓《儒林外史》出，乃秉持公心，指撻时弊，机锋文又感而能谐，婉而多有足称讽刺之书。”

“足称讽刺之书”，对世人、世事的讽刺会责任感和深切的忧于私怨；二是在艺术的讽刺于冷静的刻画木三分，笔锋内藏而绝非“骂世”。很难企及的。因此讽刺世之书如《儒林外史》

在《儒林外史》绪庚子（1900）后，于匡世，似与讽刺说，主要作品有《官年目睹之怪现状》、《海花》等。诞生于时自胸怀匡时救民之志会小说，猛烈抨击时阴暗与丑恶，直接、大胆地进行讽刺、嘲笑、怒骂；但和《儒林外史》的冷峻、深沉的讽刺艺术比较起来，就显得“笔无藏锋，辞气浮露”。鲁迅认为它们还不够格称作讽刺小说，就称其为“谴责小说”。实则乃“讽刺小说”之绪余。这次将《儒林外史》与诸“谴责小说”合璧整理出版，姑且称为“讽刺—谴责小说”系列。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是晚清谴责小说的重要代表作品之一。作者吴沃尧（1866—1910）原名宝震，字小允，号茧人、趺人、我佛山人等。广东南海佛山（今佛山市）人。出身世宦之家，后衰落。少就学佛山学院，长而寓居上海，一度客山东，游日本。曾主多家报、刊笔政，后来由报人转为职业小说家。《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以主人公“九死一生”的所见所闻为线索，着重描写官场、商场、洋场，乃至社会、家庭的各个角落里的“怪现状”，多侧面地暴露了晚清政治的黑暗和社会的丑恶，客观上反映了封建末世必然灭亡的命运。全书颇有自传体色彩。叙事采用第一人称，在我国长篇小说中首开先河，具有开创性。

昔贤铸鼎，吾侪借镜，仅此而已。



直到《儒林外史》横

评价《儒林外史》：外史》出，乃秉持公心，指撻时弊，机锋文又感而能谐，婉而多有足称讽刺之书。”

问世一个多世纪的光出现了一批“命意在小说同伦”的社会小场现形记》、《二十《老残游记》和《孽代剧烈变动之时、出的文人之手的这些社弊，尖锐揭露官场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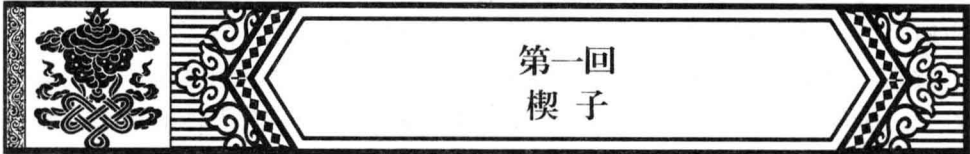
目 录

第 一 回	楔子		〇〇一
第 二 回	守常经不使疏逾戚	睹怪状几疑贼是官	〇〇三
第 三 回	走穷途忽遇良朋	谈仕路初闻怪状	〇〇八
第 四 回	吴继之正言规好友	苟观察致敬送嘉宾	〇一三
第 五 回	珠宝店巨金骗去	州县官实价开来	〇一七
第 六 回	彻底寻根表明骗子	穷形极相画出旗人	〇二一
第 七 回	代谋差营兵受殊礼	吃倒帐钱俸大遭殃	〇二五
第 八 回	隔纸窗偷觑骗子形	接家书暗落思亲泪	〇二九
第 九 回	诗翁画客狼狈为奸	怨女痴男鸳鸯并命	〇三三
第 十 回	老伯母强作周旋话	恶洋奴欺凌同族人	〇三七
第 十 一 回	纱窗外潜身窥贼迹	房门前瞥眼睹奇形	〇四一
第 十 二 回	查私货关员被累	行酒令席上生风	〇四五
第 十 三 回	拟禁烟痛陈快论	睹赃物暗尾佳人	〇四九
第 十 四 回	宦海茫茫穷官自缢	烽烟渺渺兵舰先沉	〇五三
第 十 五 回	论善士微言议赈捐	见招帖书生谈会党	〇五七
第 十 六 回	观演水雷书生论战事	接来电信游子忽心惊	〇六二
第 十 七 回	整归装游子走长途	抵家门慈亲喜无恙	〇六八
第 十 八 回	恣疯狂家庭现怪状	避险恶母子议离乡	〇七二
第 十 九 回	具酒食博来满座欢声	变田产惹出一场恶气	〇七六
第 二 十 回	神出鬼没母子动身	冷嘲热谑世伯受窘	〇八〇
第二十一回	作引线官场通赌棍	嗔直言巡抚报黄堂	〇八四
第二十二回	论狂士撩起忧国心	接电信再惊游子魄	〇八八

第二十三回	老伯母遗言嘱兼桃	师兄弟挑灯谈换帖	〇九三
第二十四回	臧获私逃酿出三条性命	翰林伸手装成八面威风	〇九八
第二十五回	引书义破除迷信	较资财衅起家庭	一〇二
第二十六回	干嫂子色笑代承欢	老捕役潜身拿臬使	一〇七
第二十七回	管神机营王爷撤差	升镇国公小的交运	一一二
第二十八回	办礼物携资走上海	控影射遣伙出京师	一一七
第二十九回	送出洋强盗读西书	卖轮船局员造私货	一二三
第三十回	试开车保民船下水	误纪年制造局编书	一二七
第三十一回	论江湖揭破伪术	小勾留惊遇故人	一三二
第三十二回	轻性命天伦遭惨变	豁眼界北里试嬉游	一三八
第三十三回	假风雅当筵呈丑态	真义侠拯人出火坑	一四二
第三十四回	蓬荜中喜逢贤女子	市井上结识老书生	一四七
第三十五回	声罪恶当面绝交	聆怪论笑肠几断	一五二
第三十六回	阻进身兄遭弟潜	破奸谋妇弃夫逃	一五八
第三十七回	说大话谬引同宗	写佳画偏留笑柄	一六三
第三十八回	画士攘诗一何老脸	官场问案高坐盲人	一六八
第三十九回	老寒酸峻辞干馆	小书生妙改新词	一七三
第四十回	披画图即席题词	发电信促归阅卷	一七九
第四十一回	破资财穷形极相	感知己沥胆披肝	一八四
第四十二回	露关节同考装疯	人文闾童生射猎	一八九
第四十三回	试乡科文闾放榜	上母寿戏彩称觞	一九四
第四十四回	苟观察被捉归公馆	吴令尹奉委署江都	一九九
第四十五回	评骨董门客巧欺蒙	送忤逆县官托访察	二〇五
第四十六回	翻旧案借券作酬劳	告卖缺县丞难总督	二一〇
第四十七回	恣儿戏末秩侮上官	忒轻生荐人代抵命	二一五
第四十八回	内外吏胥神奸狙猾	风尘妓女豪侠多情	二一九
第四十九回	串外人同胞遭晦气	摘词藻嫖界有机关	二二五
第五十回	溯本源赌徒充骗子	走长江舅氏召夫人	二三〇
第五十一回	喜孜孜限期营篷室	乱烘烘连夜出吴淞	二三五
第五十二回	酸风醋浪拆散鸳鸯	半夜三更几疑鬼魅	二四〇
第五十三回	变幻离奇治家无术	误交朋友失路堪怜	二四五
第五十四回	告冒饷把弟卖把兄	戕委员乃侄陷乃叔	二四九
第五十五回	箕踞忘形军门被逐	设施已毕医士脱逃	二五五
第五十六回	施奇计奸夫变凶手	翻新样淫妇建牌坊	二五九
第五十七回	充苦力乡人得奇遇	发狂怒老父责顽儿	二六四

第五十八回	陡发财一朝成眷属	狂骚扰遍地索强梁	二六九
第五十九回	干儿子贪得被拐出洋	戈什哈神通能撤人任	二七三
第六十回	谈官况令尹弃官	乱著书遗名被骂	二七九
第六十一回	因赌博入棘闹舞弊	误虚惊制造局班兵	二八四
第六十二回	大惊小怪何来强盗潜踪	上张下罗也算商人团体	二八九
第六十三回	设骗局财神遭小劫	谋复任臧获托空谈	二九四
第六十四回	无意功名官照何妨是假	纵非因果恶人到底成空	二九八
第六十五回	一盛一衰世情商冷暖	忽从忽违辩语出温柔	三〇三
第六十六回	妙转圜行贿买蜚言	猜哑谜当筵宣谑语	三〇九
第六十七回	论鬼蜮挑灯谈宦海	冒风涛航海走天津	三一四
第六十八回	笑荒唐戏提大王尾	恣睢威打破小子头	三一九
第六十九回	责孝道家庭变态	权寄宿野店行沽	三二五
第七十回	惠雪舫游说翰苑	周辅成误娶填房	三三一
第七十一回	周太史出都逃妇难	焦侍郎入粤走官场	三三六
第七十二回	逞强项再登幕府	走风尘初入京师	三四一
第七十三回	书院课文不成师弟	家庭变起难为祖孙	三四六
第七十四回	符弥轩逆伦几酿案	车文琴设谜赏春灯	三五一
第七十五回	巧遮饰赞见运机心	先预防嫖界开新面	三五八
第七十六回	急功名愚人受骗	遭薄幸淑女蒙冤	三六三
第七十七回	泼婆娘赔礼入娼家	阔老官叫局用文案	三六八
第七十八回	巧蒙蔽到处有机谋	报恩施沿街夸显耀	三七三
第七十九回	论丧礼痛砭陋俗	祝冥寿惹出奇谈	三七九
第八十回	贩丫头学政蒙羞	遇马扁富翁中计	三八四
第八十一回	真愚昧惨陷官刑	假聪明贻讥外族	三八九
第八十二回	紊伦常名分费商量	报涓埃夫妻勤伺候	三九三
第八十三回	误联婚家庭闹意见	施诡计幕客逞机谋	三九八
第八十四回	接木移花丫鬟充小姐	弄巧成拙拈岭属他人	四〇四
第八十五回	恋花丛公子扶丧	定药方医生论病	四〇九
第八十六回	旌孝子瞒天撒大谎	洞世故透底论人情	四一四
第八十七回	遇恶姑淑媛受苦	设密计观察谋差	四一九
第八十八回	劝堕节翁姑齐屈膝	谐好事媒妁得甜头	四二六
第八十九回	舌剑唇枪难回节烈	忿深怨绝顿改坚贞	四三三
第九十回	差池臭味郎舅成仇	巴结功深葭莩复合	四三八
第九十一回	老夫人舌端调反目	赵师母手版误呈词	四四三
第九十二回	谋保全拟参僚属	巧运动赶出冤家	四四九

第九十三回	调度才高抚台运泥土	被参冤抑观察走津门	四五五
第九十四回	图恢复冒当河工差	巧逢迎垄断银元局	四六一
第九十五回	苟观察就医游上海	少夫人拜佛到西湖	四六六
第九十六回	教供辞巧存体面	写借据别出心裁	四七二
第九十七回	孝堂上伺候竞奔忙	亲族中冒名巧顶替	四七八
第九十八回	巧攘夺弟妇作夫人	遇机缘僚属充西席	四八三
第九十九回	老叔祖娓娓讲官箴	少大人殷殷求仆从	四八九
第一百回	巧机缘一旦得功名	乱巴结几番成笑话	四九五
第一百一回	王医生淋漓谈父子	梁顶粪恩爱割夫妻	五〇一
第一百二回	温月江义让夫人	裘致禄孽遗妇子	五〇六
第一百三回	亲尝汤药媚倒老爷	婢学夫人难为媳妇	五一八
第一百四回	良夫人毒打亲家母	承舅爷巧赚朱博如	五二四
第一百五回	巧心计暗地运机谋	真脓包当场写伏辩	五三〇
第一百六回	符弥轩调虎离山	金秀英迁莺出谷	五三六
第一百七回	觑天良不关疏戚	蓦地里忽遇强梁	五四二
第一百八回	负屈含冤贤令尹结果	风流云散怪现状收场	



第一回 楔子

上海地方，为商贾麋集之区，中外杂处¹，人烟稠密，轮船往来，百货输转。加以苏扬各地之烟花，亦都图上海富商大贾之多，一时买棹而来，环聚于四马路一带，高张艳帜，炫异争奇。那上等的，自有那一班王孙公子去问津；那下等的，也有那些逐臭之夫，垂涎着要尝鼎一脔。于是乎把六十年前的一片芦苇滩头，变做了中国第一个热闹的所在。唉！繁华到极，便容易沦于虚浮。久而久之，凡在上海来来往往的人，开口便讲应酬，闭口也讲应酬。人生世上，这“应酬”两个字，本来是免不了的；争奈这些人所讲的应酬，与平常的应酬不同，所讲的不是嫖经，便是赌局，花天酒地，闹个不休，车水马龙，日无暇晷。还有那些本是手头空乏的，虽是空着心儿，也要充作大老官模样，去逐队嬉游，好像除了征逐之外，别无正事似的。所以那“空心大老官”，居然成为上海的土产物。这还是小事。还有许多骗局、拐局、赌局，一切稀奇古怪，梦想不到的事，都在上海出现，于是乎又把六十年前民风淳朴的地方，变了个轻浮险诈的逋逃薮。

这些闲话，也不必提，内中单表一个少年人物。这少年也未详其为何省何府人氏，亦不详其姓名。到了上海，居住了十馀年。从前也跟着一班浮荡子弟，逐队嬉游。过了十馀年之后，少年的渐渐变做中年了，阅历也多了；并且他在那嬉游队中，很很的遇过几次阴险奸恶的谋害，几乎把性命都送断了！他方才悟到上海不是好地方，嬉游不是正事业，一朝改了前非，回避从前那些交游，惟恐不迭，一心要离了上海，别寻安身之处；只是一时没有机会，只得闭门韬晦。自家起了一个别号，叫做“死里逃生”，以志自家的悼痛。

一日，这死里逃生在家里坐得闷了，想往外散步消遣，又恐怕在热闹地方，遇见那征逐朋友；思量不如往城里去逛逛，倒还清净些。遂信步走到邑庙豫园，游玩一番，然后出城。正走到瓮城时，忽见一个汉子，衣衫褴褛，气宇轩昂，站在那里，手中拿着一本册子，册子上插着一枝标，围了多少人在旁边观看。那汉子虽是昂然拿着册子站着，却是不发一言。死里逃生分开众人，走下一步，向汉子问道：“这本书是卖的么？可容借我一看？”那汉子道：“这书要卖也可以，要不卖也可以。”死里逃生道：“此话怎讲？”

汉子道：“要卖便要卖一万两银子！”死里逃生道：“不卖呢？”那汉子道：“遇了知音的，就一文不要，双手奉送与他！”死里逃生听了，觉得诧异，说道：“究竟是甚么书，可容一看？”那汉子道：“这书比那《太上感应篇》、《文昌阴骘文》、《观音菩萨救苦经》，还好得多呢！”说着，递书过来。死里逃生接过来看时，只见书面上粘着一个窄窄的签条儿，上面写着“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翻开第一页看时，却是一个手抄的本子，篇首署着“九死一生笔记”六个字。不觉心中动了一动，想道：“我的别号，已是过于奇怪，不过有所感触，借此自表；不料还有人用这个名字，我与他可谓不谋而合了。”想罢，看了几条，又胡乱翻过两页，不觉心中有所感动，颜色变了一变。那汉子看见，便拱手道：“先生看了必有所领会，一定是个知音。这本书是我一个知己朋友做的。他如今有事到别处去了，临行时亲手将这书托我，叫我代觅一个知音的人，付托与他，请他传扬出去。我看先生看了两页，脸上便现了感动的颜色，一定是我这敝友的知音。我就把这书奉送，请先生设法代他传扬出去，比着世上那印送善书的功德还大呢。”说罢，深深一揖，扬长而去。一时围看的人，都一哄而散了。

死里逃生深为诧异，惘惘的袖了这本册子，回到家中，打开了从头至尾细细看去。只见里面所叙的事，千奇百怪，看得又惊又怕。看得他身上冷一阵、热一阵，冷时便浑身发抖，热时便汗流浹背；不住的面红耳赤，意往神驰，身上不知怎样才好。掩了册子，慢慢的想其中滋味：从前我只道上海的地方不好，据此看来，竟是天地虽宽，几无容足之地了！但不知道九死一生是何等样人，可惜未曾向那汉子问个明白，否则也好去结识结识他，同他做个朋友，朝夕谈谈，还不知要长多少见识呢！

思前想后，不觉又感触起来，不知此茫茫大地，何处方可容身，一阵的心如死灰，便生了个谢绝人世的念头。只是这本册子，受了那汉子之托，要代他传播，当要想个法子，不负所托才好；纵使我自己办不到，也要转托别人，方是个道理。眼见得上海所交的一班朋友，是没有可靠的了；自家要代他付印，却又无力。想来想去，忽然想着横滨《新小说》，消流极广，何不将这册子寄到新小说社，请他另辟一门，附刊上去，岂不是代他传播了么？想定了主意，就将这册子的记载，改做了小说体裁，剖作若干回；加了些评语；写一封信，另外将册子封好，写着“寄日本横滨市山下町百六十番新小说社”。走到虹口蓬路日本郵便局，买了邮税票粘上，交代明白，翻身就走，一直走到深山穷谷之中，绝无人烟之地，与木石居，与鹿豕游去了。

第二回

守常经不使疏逾戚 睹怪状几疑贼是官

新小说社记者接到了死里逃生的手书及九死一生的笔记，展开看了一遍，不忍埋没了他，就将他逐期刊布出来。阅者须知：自此以后之文，便是九死一生的手笔与及死里逃生的批评了。

我是好好的一个人，生平并未遭过大风波、大险阻，又没有人出十万两银子的赏格来捉我，何以将自己好好的姓名来隐了，另外叫个甚么九死一生呢？只因我出来应世的二十年中，回头想来，所遇见的只有三种东西：第一种是蛇虫鼠蚁；第二种是豺狼虎豹；第三种是魑魅魍魉。二十年之久，在此中过来，未曾被第一种所蚀，未曾被第二种所啖，未曾被第三种所攫，居然被我都避了过去，还不算是九死一生么！所以我这个名字，也是我自家的纪念。

记得我十五岁那年，我父亲从杭州商号里寄信回来，说是身上有病，叫我到杭州去。我母亲见我年纪小，不肯放心叫我出门，我的心中，是急的不得了。迨后又连接了三封信，说病重了，我就在我母亲跟前，再四央求，一定要到杭州去看看父亲。我母亲也是记挂着，然而究竟放心不下。忽然想起一个人来，这个人姓尤，表字云岫，本是我父亲在家时最知己的朋友，我父亲很帮过他忙的，想着托他伴我出门，一定是千稳万当。于是叫我亲身去拜访云岫，请他到家，当面商量，承他盛情，一口应允了。收拾好行李，别过了母亲，上了轮船，先到上海。那时还没有内河小火轮呢，就趁了航船，足足走了三天，方到杭州。两人一路问到我父亲的店里，那知我父亲已经先一个时辰咽了气了。一场痛苦，自不必言。

那时店中有一位当手，姓张，表字鼎臣。他待我哭过一场，然后拉我到一间房内，问我道：“你父亲已是没了，你胸中有甚么主意呢？”我说：“世伯，我是小孩子，没有主意的；况且遭了这场大事，方寸已乱了，如何还有主意呢。”张道：“同你来的那位尤公，是世好么？”我说：“是，我父亲同他是相好。”张道：“如今你父亲是没了，这件后事，我一个人担负不起，总要有个人商量方好。你年纪又轻，那姓尤的，我恐怕他靠不住。”我说：“世伯何以知道他靠不住呢？”张道：“我虽不懂得风鉴，却是阅历多了，有点看得出来。你想还有甚么人可靠的呢？”我说：“有一位家伯，他在南京候补，可以打个电报请他来一趟。”张摇头道：“不妙，不妙！你

父亲在时最怕他，他来了就罗唆的了不得；虽是你们骨肉至亲，我却不敢与他共事。”我心中此时暗暗打主意，这张鼎臣虽是父亲的相好，究竟我从前未曾见过他，未知他平日为人如何；想来伯父总是自己人，岂有办大事不请自家人，反靠外人之理。想罢，便道：“请世伯一定打个电报给家伯罢。”张道：“既如此，我就照办就是了。然而有一句话，不能不对你说明白：你父亲临终时，交代我说，如果你赶不来，抑或你母亲不放心，不叫你来，便叫我将后事料理停当，搬他回去，并不曾提到你伯父呢。”我说：“此时只怕是我父亲病中偶然忘了，故未说起，也未可知。”张叹了一口气，便起身出来了。

到了晚间，我在灵床旁边守着。夜深人静的时候，那尤云岫走来，悄悄问道：“今日张鼎臣同你说些甚么？”我说：“并未说甚么，他问我讨主意，我说没有主意。”尤顿足道：“你叫他同我商量呀！他是个素不相识的人，你父亲没了，又没有见着面，说着一句半句话儿，知道他靠得住不呢。好歹我来监督着他。以后他再问你，你必要叫他同我商量。”说着，去了。

过了两日，大殓过后，我在父亲房内，找出一个小小的皮箱；打开看时，里面有百十来块洋钱，想来这是自家零用，不在店帐内的。母亲在家寒苦，何不先将这笔钱，先寄回去母亲使用呢？而且家中也要设灵挂孝，在在都是要用钱的。想罢，便出来与云岫商量。云岫道：“正该如此。这里信局不便，你交给我，等我同你带到上海，托人带回去罢，上海来往人多呢。”我问道：“应该寄多少呢？”尤道：“自然是愈多愈好呀。”我入房点了一点，统共一百三十二元，便拿出来交给他。他即日就动身到上海，与我寄银子去了。可是这一去，他便在上海耽搁住，再也不回杭州。

又过了十多天，我的伯父来了，哭了一场。我上前见过。他便叫带来的底下人，取出烟具吸鸦片烟。张鼎臣又拉我到他房里问道：“你父亲是没了，这一家店，想来也不能再开了；若把一切货物盘顶与别人，连收回各种帐目，除去此次开销，大约还有万金之谱。可要告诉你伯父么？”我说：“自然要告诉的，难道好瞒伯父么？”张又叹口气，走了出来，同我伯父说些闲话。那时我因为刻讣帖的人来了，就同那刻字人说话。我伯父看见了，便立起来问道：“这讣帖底稿，是那个起的呢？”我说道：“就是侄儿起的。”我的伯父拿起来一看，对着张鼎臣说道：“这才是吾家千里驹呢！这讣闻居然是大大方方的，期、功、缙麻，一点也没有弄错。”鼎臣看着我，笑了一笑，并不回言。伯父又指着讣帖当中一句问我道：“你父亲今年四十五岁，自然应该作‘享寿四十五岁’，为甚你却写做‘春秋四十五岁’呢？”我说道：“四十五岁，只怕不便写作‘享寿’；有人用的是‘享年’两个字，侄儿想去，年是说不着享的；若说那‘得年’、‘存年’，这又是

长辈出面的口气。侄儿从前看见古时的墓志碑铭，多有用‘春秋’两个字的，所以借来用用，倒觉得笼统些，又大方。”伯父回过脸来，对鼎臣道：

“这小小年纪，难得他这等留心呢。”说着，又躺下去吃烟。鼎臣便说起盘店的话。我伯父把烟枪一丢，说道：“着，着！盘出些现银来，交给我代他带回去，好歹在家乡也可以创个事业呀。”商量停当，次日张鼎臣便将这话传将出来，就有人来问。一面张罗开吊。

过了一个多月，事情都停妥了，便扶了灵柩，先到上海。只有张鼎臣因为盘店的事，未曾结算清楚，还留在杭州，约定在上海等他。我们到了上海，住在长发栈，寻着了云岫。等了几天，鼎臣来了，把帐目、银钱都交出来，总共有八千两银子，还有十条十两重的赤金。我一总接过来，交与伯父。伯父收过了，谢了鼎臣一百两银子。过了两天，鼎臣去了。临去时，执着我的手，嘱咐我回去好好的守制读礼，一切事情，不可轻易信人。我唯唯的应了。

此时我急着要回去。怎奈伯父说在上海有事，今天有人请吃酒，明天有人请看戏，连云岫也同在一处，足足耽搁了四个月。到了年底，方才扶着灵柩，趁了轮船回家乡去，即时择日安葬。过了残冬，新年初四五日，我伯父便动身回南京去了。

我母子二人，在家中过了半年。原来我母亲将银子一齐都交给伯父带到上海，存放在妥当钱庄里生息去了，我一向未知；到了此时，我母亲方才告诉我，叫我写信去支取利息，写了好几封信，却只没有回音。我又问起托云岫寄回来的钱，原来一文也未曾接到。此事怪我不好，回来时未曾先问个明白，如今过了半年，方才说起，大是误事。急急走去寻着云岫，问他缘故。他涨红了脸说道：“那时我一到上海，就交给信局寄来的，不信，还有信局收条为凭呢。”说罢，就在帐箱里、护书里乱翻一阵，却翻不出来。又对我说道：“怎么你去年回来时不查一查呢？只怕是你母亲收到了用完了，忘记了罢。”我道：“家母年纪又不很大，那里会善忘到这么着。”云岫道：“那么我不晓得了。这件事幸而碰到我，如果碰到别人，还要骂你撒赖呢！”

我想这件事本来没有凭据，不便多说，只得回来告诉了母亲，把这事搁起。我母亲道：“别的事情且不必说，只是此刻没有钱用。你父亲剩下的五千银子，都叫你伯父带到上海去了，屡次写信去取利钱，却连回信也没有。我想你已经出过一回门，今年又长了一岁了，好歹你亲自到南京走一遭，取了存折，支了利钱寄回来。你在外面，也觑个机会，谋个事，终不能一辈子在家里坐着吃呀。”

我听了母亲的话，便凑了些盘缠，附了轮船，先到了上海。入栈歇了

一天，拟坐了长江轮船，往南京去。这个轮船，叫做元和。当下晚上一点钟开行，次日到了江阴，夜来又过了镇江。一路上在舱外看江景山景，看的倦了，在镇江开行之后，我见天阴月黑，没有甚么好看，便回到房里去睡觉。

睡到半夜时，忽然隔壁房内，人声鼎沸起来，把我闹醒了。急忙出来看时，只见围了一大堆人，在那里吵。内中有一个广东人，在那里指手画脚说话。我便走上前一步，请问甚事。他说这房里的搭客，偷了他的东西。我看那房里时，却有三副铺盖。我又问：“是那一个偷东西呢？”广东人指着一个道：“就是他！”我看那人时，身上穿的是湖色熟罗长衫，铁线纱夹马褂；生得圆圆的一团白面，唇上还留着两撇八字胡子，鼻上戴着一副玳瑁边墨晶眼镜。我心中暗想：这等人如何会偷东西，莫非错疑了人么？

心中正这么想着，一时船上买办来了，帐房的人也到了。那买办问那广东人道：“捉贼捉赃呀，你捉着赃没有呢？”那广东人道：“赃是没有，然而我知道一定是他；纵使不见他亲手偷的，他也是个贼伙，我只问他要东西。”买办道：“这又奇了，有甚么凭据呢？”此时那个人嘴里打着湖南话，在那里“王八崽子”的乱骂。我细看他的行李，除了衣箱之外，还有一个大帽盒，都粘着“江苏即补县正堂”的封条；板壁上挂着一个帖袋，插着一个紫花印的文书壳子。还有两个人，都穿的是蓝布长衫，像是个底下人光景。我想：“这明明是个官场中人，如何会做贼呢？这广东人太胡闹了。”

只听那广东人又对众人说道：“我不说明白，你们众人一定说我错疑了人了；且等我说出来，大众听听呀。我父子两人同来。我住的房舱，是在外面，房门口对着江面的。我们已经睡了，忽听得我儿子叫了一声有贼。我一咕噜爬进来看时，两件熟罗长衫没了；衣箱面上摆的一个小闹钟也不见了；衣箱的锁也几乎撬开了。我便追出来，转个弯要进里面，便见这个人在当路站着……”买办抢着说道：“当路站着，如何便可说他做贼呢？”广东人道：“他不做贼，他在那里代做贼的望风呢。”买办道：“晚上睡不着，出去望望也是常事，怎么便说他望风？”广东人冷笑道：“出去望望，我也知道是常事；但是今夜天阴月黑，已经是看不见东西的了。他为甚还戴着墨晶眼镜？试问他看得见甚么东西？这不是明明在那里装模做样么？”我听到这里，暗想这广东人好机警，他若做了侦探，一定是好的。

只见那广东人又对那人说道：“说着了你没有？好了，还我东西便罢；不然，就让我在你房里搜一搜！”那人怒道：“我是奉了上海道的公事，到南京见制台的，房里多是要紧文书物件，你敢乱动么！”广东人回过头来对买办道：“得罪了客人，是我的事，与你无干。”又走上前一步对那人道：“你让我搜么？”那人大怒，回头叫两个底下人道：“你们怎么都同木头一样，还不给我撵这王八蛋出去！”那两个人便来推那广东人，那里推得他

动，却被他又走下一步，把那人一推推了进去。广东人弯下腰来去搜东西。此时看的人，都代那广东人捏着一把汗，万一搜不出赃证来，他是个官，不知要怎么办呢。

只见那广东人，伸手在他床底下一搜，拉出一个网篮来，七横八竖的放着十七八杆鸦片烟枪，八九枝铜水烟筒。众人一见，一齐乱嚷起来。这个说：“那一枝烟筒是我的。”那个说：“那根烟枪是我的。今日害我吞了半天的烟泡呢。”又有一个说道：“那一双新鞋是我的。”一霎时都认了去。细看时，我所用的一枝烟筒，也在里面，也不曾留心，不知几时偷去了。此时那人却是目瞪口呆，一言不发。当下买办便沉下脸来，叫茶房来把他看管着。要了他的钥匙，开他的衣箱检搜。只见里面单的夹的，男女衣服不少；还有两枝银水烟筒，一个金豆蔻盒，这是上海倌人用的东西，一定是赃物无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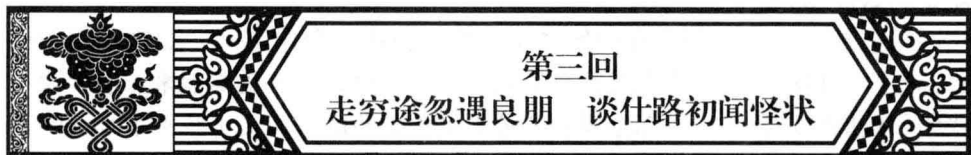
搜了半天，却不见那广东人的东西。广东人便喝着问道：“我的长衫放在那里了？”那人到了此时，真是无可奈何，便说道：“你的东西不是我偷的。”广东人伸出手来，很很的打了他一个巴掌道：“我只问你要！”那人没法，便道：“你要东西跟我来。”此时，茶房已经将他双手反绑了。众人就跟着他去。只见他走到散舱里面，在一个床铺旁边，嘴里叽叽咕咕的说了两句听不懂的话。便有一个人在被窝里钻出来。两个人又叽叽咕咕着问答了几句，都是听不懂的。那人便对广东人说道：“你的东西在舱面呢，我带你去取罢。”买办便叫把散舱里的那个人也绑了。大家都跟着到舱面去看新闻。只见那人走到一堆篷布旁边，站定说道：“东西在这个里面。”广东人揭开一看，果然两件长衫堆在一处，那小钟还在那里的得的得走着呢。到了此时，我方才佩服那广东人的眼明手快，机警非常。

自回房去睡觉。想着这个人扮了官去做贼，却是异想天开，只是未免玷辱了官场了。我初次单人匹马的出门，就遇了这等事，以后见了萍水相逢的人，倒要留心呢。一面想着，不觉睡去。到了明日，船到南京，我便上岸去，昨夜那几个贼如何送官究治，我也不及去打听了。

上得岸时，便去访寻我伯父；寻到公馆，说是出差去了。我要把行李拿进去，门上的底下人不肯，说是要回过太太方可，说着，里面去了。半晌出来说道：“太太说：侄少爷来到，本该要好好的招呼；因为老爷今日出门，系奉差下乡查办案件，约两三天才得回来，太太又向从来没有见过少爷的面，请少爷先到客栈住下，等老爷回来时，再请少爷来罢。”我听了一番话，不觉呆了半天。没奈何，只得搬到客栈里去住下，等我伯父回来再说。只这一等，有分教：

家庭违骨肉，车笠遇天涯。

要知后事如何，且待下文再记。



第三回 走穷途忽遇良朋 谈仕路初闻怪状

却说搬到客栈里住了两天，然后到伯父公馆里去打听，说还没有回来。我只得耐心再等。一连打听了几次，却只不见回来。我要请见伯母，他又不肯见。此时我已经住了十多天，带来的盘缠，本来没有多少，此时看看要用完了，心焦的了不得。这一天我又去打听了，失望回来，在路上一面走，一面盘算着：倘是过几天还不回来，我这里莫说回家的盘缠没有，就是客栈的房饭钱，也还不晓得在那里呢！

正在那里纳闷，忽听得一个人提着我的名字叫我。我不觉纳闷道：“我初到此地，并不曾认得一个人，这是那一个呢？”抬头看时，却是一个十分面熟的人，只想不出他的姓名，不觉呆了一呆。那人道：“你怎么跑到这里来？连我都不认得了么？你读的书怎样了？”我听了这几句话，方才猛然想起，这个人是我同窗的学友，姓吴，名景曾，表字继之。他比我长了十年，我同他同窗的时候，我只有八九岁，他是个大学生，同了四五年窗，一向读书，多承他提点我。前几年他中了进士，榜下用了知县，掣签掣了江宁。我一向未曾想着南京有这么一个朋友，此时见了，他，犹如婴儿见了慈母一般。上前见个礼，便要拉他到客栈里去。继之道：“我的公馆就在前面，到我那里去罢。”说着，拉了我同去。

果然不过一箭之地，就到了他的公馆。于是同到书房坐下。我就把去年至今的事情，一一的告诉了他。说到我伯父出差去了，伯母不肯见我，所以住在客栈的话，继之愕然道：“那一位是你令伯？是甚么班呢？”我告诉了他官名，道：“是个同知班。”继之道：“哦！是他！他的号是叫子仁的，是么？”我说：“是。”继之道：“我也有点认得他，同过两回席；一向只知是一位同乡，却不知道就是令伯。他前几天不错是出差去了，然而我好像听见说是回来了呀。还有一层，你的令伯母，为甚又不见你呢？”我说：

“这个连我也不晓得是甚么意思，或者因为向来未曾见过，也未可知。”继之道：“这又奇了，你们自己一家人，为甚没有见过？”我道：“家伯是在北京长大的，在北京成的家。家伯虽是回过几次家乡，却都没有带家眷；我又是今番头一次到南京来，所以没有见过。”继之道：“哦！是了。怪不得我说他是同乡，他的家乡话却说得不像的很呢，这也难怪。然而你年纪太

轻，一个人住在客栈里，不是个事，搬到我这里来罢。我同你从小儿就在在一起的，不要客气，我也不许你客气。你把房门钥匙交给了我罢，搬行李去。”

我本来正愁这房饭钱无着，听了这话，自是欢喜。谦让了两句，便将钥匙递给他。继之道：“有欠过房饭钱么？”我说：“栈里是五天一算的，上前天才算结了，到今天不过欠得三天。”继之便叫了家人进来，叫他去搬行李，给了一元洋银，叫他算还三天的钱，又问了我住第几号房，那家人去了。我一想，既然住在此处，总要见过他的内眷，方得便当。一想罢，便道：“承大哥过爱，下榻在此，理当要请见大嫂才是。”继之也不客气，就领了我到上房去，请出他夫人李氏来相见。继之告诉了来历。这李氏人甚和蔼，一见了我便道：“你同你大哥同亲兄弟一般，须知住在这里，便是一家人，早晚要茶要水，只管叫人，不要客气。”此时我也没有甚么话好回答，只答了两个“是”字。坐了一会，仍到书房里去。家人已取了行李来，继之就叫在书房里设一张榻床，开了被褥。又问了些家乡近事。从这天起，我就住在继之公馆里，有说有笑，免了那孤身作客的苦况了。

到了第二天，继之一早就上衙门去。到了向午时候，方才回来一同吃饭。饭罢，我又要去打听伯父回来没有。继之道：“你且慢忙着，只要在藩台衙门里一问就知道的。我今日本来要打算同你打听，因在官厅上面谈一桩野鸡道台的新闻，谈了半天，就忘记了。明日我同你打听来罢。”我听了这话，就止住了，因问起野鸡道台的话。继之道：“说来话长呢。你先要懂得‘野鸡’两个字，才可以讲得。”我道：“就因为不懂，才请教呀。”继之道：“有一种流娼，上海人叫做野鸡。”我诧异道：“这么说，是流娼做了道台了？”继之笑道：“不是，不是。你听我说：有一个绍兴人，姓名也不必去提他了，总而言之，是一个绍兴的‘土老儿’就是。这土老儿在家里住得厌烦了，到上海去谋事。恰好他有个亲眷，在上海南市那边，开了个大钱庄，看见他老实，就用了他做个跑街。……”我不懂得跑街是个甚么职役，先要问明。继之道：“跑街是到外面收帐的意思；有时到外面打听行情，送单子，也是他的事。这土老儿做了一年多，倒还安分。一天不知听了甚么人说起‘打野鸡’的好处，……”我听了，又不明白道：“甚么打野鸡？可是打那流娼么？”继之道：“去嫖流娼，就叫打野鸡。这土老儿听得心动，那一天带了几块洋钱，走到了四马路野鸡最多的地方，叫做甚么会香里，在一家门首，看见一个‘黄鱼’……”我听了，又是一呆道：“甚么叫做黄鱼？”继之道：“这是我说错南京的土谈了，这里南京人，叫大脚妓女做黄鱼。”我笑道：“又是野鸡，又是黄鱼，倒是两件好吃的东西。”

继之说：“你且慢说笑着，还有好笑的呢。当下土老儿同他兜搭起来，